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蓉子散文选

蓉子 著



●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

蓉 子 著

蓉子散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蓉子散文选/蓉子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ISBN 7-5004-1661-X

I. 蓉… II. 蓉…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644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潮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插页:2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10.00 元

目 录

溪头组曲	(1)
雨天的魅力	(3)
夜与晨	(5)
塔尔湖	(7)
写不成的春天	(11)
夏就这样来到	(13)
火车	(15)
牧童梦	(17)
鸽群的联想	(18)
岁末余韵	(20)
论闲暇	(21)
谈心境	(23)
语文情	(26)
溪头钟声	(29)
母亲的记忆	(32)
姑妈的愿望	(36)
好的另一半	(38)
灯屋的故事	(41)
大猪小猪在猪槽	(47)
茶香	(50)
古老圣经的新内容	(54)
访韩十日记	(59)

菲律宾行·····	(85)
孟买的一天·····	(91)
我到达了罗马·····	(98)
圣彼得大教堂·····	(104)
千泉之声·····	(113)
比萨斜塔登临记·····	(117)
两座凯旋门·····	(121)
蒙芒特丘陵·····	(124)
圣天使堡·····	(129)
拉斐尔圣经·····	(131)
翡冷翠·····	(133)
花圣玛丽亚大教堂·····	(141)
道姆大教堂(米兰)·····	(144)
摩西与大卫像·····	(147)
北上米兰·····	(149)
水城威尼斯·····	(157)
英伦见闻·····	(166)
美伦美奂的凡尔赛宫殿·····	(180)
千娇百媚的凡尔赛庭园·····	(186)
巴塞罗那看斗牛·····	(195)
夏日尼斯·····	(204)
托伦多古城游·····	(207)
温莎古堡·····	(212)
放舟莱茵河中流·····	(218)

溪头组曲

——自然景观

I

在闪耀的晨光里，山峦气象万千，参天的杉桧，挺拔而又错落有致地立在那儿的山冈上，极目是一片葱翠。这刻，晨雾的薄纱犹轻笼住林园和山冈，明丽的朝阳却急切地要从林树的叶隙间透射出热和光——在早秋微凉的风中，朝阳提供给我们最宜人的温馨，不久，阳光如水将铺陈这宽广的园林，大地将整个笼罩在它绚烂的光中。

II

思最初 一切都未形成
未绿未茂——
唯无着的洪荒弥漫

此刻这儿沙沙着都是杉桧的名字
众多如流水的名字——
它们举起了焕然的光华
铺陈着深沉与宁静
形成无边的仰望

仰望 更胜斧斤之姿

挺立 以成行成丛成片的井然
一齐指向天空——
为这众多意象协力的高举
天空遂壮阔起来

杉林彩桧

云的白发缓缓地掠过树梢 念及过程
众树歌唱。

Ⅲ

山中尽是老树根，缓缓地走过山径小道，踏着脆响的落叶前去，不知通向迷人的何处？林中幽幽深深，一切如梦如烟……

Ⅳ

在林子的那边，有一方草地，洋溢遍了高低深浅韵律般的红花——啊！不是红花，是彩叶芋美丽的红叶？或许它也不叫彩叶芋；却是这样地鲜艳欲滴！

V

现在柔和的风沁凉若露——我甚至不忍践踏一颗露珠，只能默默享受，远远凝望，这满园展读不尽的繁华：羊齿的叶子具有最美的造型，蝴蝶姜的叶片又长又大，衬托出那不悉名称的红叶更红更娇美了！于是我听到喜悦的清音滴落，从蝴蝶姜、从树、从植根于大自然泥土中的每一朵花——共同汇成了生命繁富的交响；而直到此刻，我才知道那似花的红叶叫“圆叶洋苋”。

1980年11月10日

雨天的魅力

真喜欢这样绵绵的雨，长长地落着，忘记了晨昏，忘记了时间也忘了节令。啊，尤其在这五月已过去了一半的初夏，雨像薄纱的帷帘一样突然地放下，立刻为你隔住了很多阳光下的喧腾和扰攘，以及过分明白清晰的事物形象。因为晴天太明亮，声光无尽，脚步杂沓，事情就多得让你做不完；而且它无形中有那种催逼人的力量，使你无法懒惰。一个亮亮的晴天，你家电话铃响的次数，一定比雨天多；门铃被按响的机会也一定较阴雨的日子大；而且你自己的心也会不停地忙——特别是我们女人家，一碰到那久雨后的大晴天，就如同捡到了一块金黄色的黄金似的，非要好好地利用一番不可，又想晒书、又想晒被，更愿痛痛快快地洗一次衣物。因为这富有热力的阳光，能将每一件湿漉漉的衣服晒得又干又脆，能使每一样经它曝晒过的物件留下余香；而这等的好天气又是最诱人要去旅行和郊游的天气；也是处理各种外出事务最方便的天气；当然也是最适宜于拜访朋友的好天气了……好像一到晴天，诸事就争先恐后蜂拥而至，你竟不知道先做哪一件才是？

突然间，那盏金黄灿烂的大灯转暗了，在灰黯的气氛里，第一滴雨像珍珠般掉落，然后无数的雨珠串连成线，压抑着飞扬的灰尘……虽然雨的步态转柔，你仍然听见它清朗的带着金属韵律的步音；当众弦俱奏又不停地增加更多的弦索时，你就可以听到一曲丰富的雨的交响乐了！这时辰，你整个地被笼罩在雨丝交织成的帘子里。首先，你感到了丝绸肤触的凉爽，炎热退却，烦躁也跟着远去。隔着一层薄薄的朦胧看世界，不慌不忙，世界是那

样宁静可爱；隔着一点距离看人生，人和事都比较好安排。真的，在这静静的下雨天，谁也不骚扰谁，只见雨中的绿意如润玉，蓓蕾们也都有了血色，同样是我们枯旱的心——日日沉埋在烟尘和烦嚣中的，竟也获得一些泽润，寻回一点宁静，找着那属于自己的声音和思维。如果雨下得更浓更密，你就更了无牵挂了，很多生活上的杂七杂八都可放下，而且一无愧怍。只有这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不想做的事情统统给推开说：“下雨嘛，等天好了再说。”——这真是最好的理由，谁也不能责怪你懒惰；其实你身虽懒，心灵却像雨水中的叶开始摇曳起来，尤其是在这五月已过去了一半的初夏，让似甘露的雨带给你一份清凉，给你从容地酝酿那创造的灵泉吧！

1978年6月6日

夜 与 晨

“夜”和“晨”就如此不断交替，从远古直到今天。

倘若说：夜与晨是日子不住滚动中一双奇妙的轮子，这双性能奇佳的轮子似从未故障过，总是不紧不慢地悠悠前行……所谓“江河不废万古流”，其实沧海桑田，自人类有历史以来，长江大河改道或淤塞的事屡见不鲜，只有夜与晨仍旧踏着它们永不衰老的脚步，去了又来。

正因为我们所生存的宇宙，有夜也有晨，世界才显得格外美好：有变化、有韵律、有节奏；而“有晚上、有早晨”，这两组音节，也正是上帝在从事宇宙创造那首最伟大的史诗中，所押最整齐的音节和不断重复的主要旋律。不信，请翻开旧约圣经第一章第五节，你立刻就发现这两组可爱的旋律了——从他创造宇宙的首日一直回旋到第六日（也有人根据“神看一日如千年”来揣度说，此处的一天或许是人间的一千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为止，最后他把作为宇宙重心的人，安置在他手创的美好天地间，而神奇的夜和晨也就一再地回旋直到如今，成为一种永恒的脉动了！

而何其丰美，人类能同时拥有“夜”和“晨”——这宇宙间迥然不同的两种美和神秘：

啊，我常在如水的夜色中隐藏我自己，将自身紧裹在黑色丝绒的长袍子里而不戴一颗珠翠。人说“红花虽好，尚需绿叶陪衬”，何况黑丝绒没有鲜艳的颜色，除非加上鲜明的配饰——也许，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譬喻，因为在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取丝绒为衣，更不喜黑色。丝绒价昂，又容易磨损，穿上这样贵重的衣

服，对我不仅多余，甚至也是一种精神的负荷，因为穿上了它，你得付上较多的精力去照顾它。因此，我宁愿穿一件宽松柔软的旧衣服，每当白天工作完毕后，我常常把自己连人带衣服一古脑儿投进一张大沙发里，那时我不但解除了所有整齐漂亮衣服的武装，也推开了所有属于白昼的负担、喧哗与烦嚣。这样的时刻真是再美好不过的时刻了——如斯地自然、柔和又舒适，一个充溢着宁静不受骚扰的自我小世界，在夜的安全的壁内。万一你觉得夜色太沉暗，你可随时点燃起案头的灯火；更何况夜并不全然寂静，也非完全墨黑，只要你有一块小小庭院，一方高高平台，甚至仅有一扇窗扉，你便拥有属于自己的星月，而当月明星稀的时候，你将在深水般的夜色里沉睡，获得完全的休息。

至于“晨”，那更是我从少年时就熟稔的了，那是鸡鸣五更所唤醒的晨光，是众雀鸟啁啾所合力抬来的黎明，群树像从雾中走出，突然地立定在你面前，使人有一种新奇的感觉。薄薄的黎明，淡淡的晨光，清澈透明、晶莹，却又泉水般沁人心脾，我们每一个都像晨露中被滋润的花蕾，等待向未来展放，深心中满溢着无限的幸福和舒畅。鸟雀快乐的歌声不绝如缕，如果在夏季，更加入蝉声伴奏，而晨光如水浸湿了山岗，日光将铺满地面，我们也将纵身投入那白昼高耸的海洋。

1979年8月15日

塔 尔 湖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长睡，那世界闻名的塔尔火山突然爆发，死亡的黑色烟雾弥漫，不住地喷出岩浆和火舌。当9月28日清晨2时35分那火山首次爆发时，火焰冲天达万尺高空，在人人都熟睡的深夜里，谁也不会想到，这睡眠已达半个世纪的巨人会突然醒了，以雷霆万钧的吼声，刺目的电光，炽灼的火与滚沸的熔浆，唤醒那些因年日渐远而将它存在的威严淡忘了的人们——那是1911年1月30日，一声轰然巨响摧毁了90平方英里的地区，毁附近村庄、教堂，死1300余人。那次痉挛性的震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方平息，威力波达八百平方英里之广。一场毁灭性的灾祸过去后，塔尔湖便又陷入无比静谧的睡眠中！我曾亲见那在平静中的塔尔湖（Taal Lake），那是在今夏，在6月上旬的一个早晨，当菲律宾人庆祝他们独立第67周年纪念，我们便利用那天学校无课的日子，到距马尼拉南58公里，向有“小碧瑤”之称的“大雅台”观光去。大雅台为一海拔2千尺的高地，距内湖省不远，驱车约需两小时可达。这是“教授团”（“教授团”是当我们旅居在菲律宾时侨界礼称我们的总代名词）首次出游，那天由刘述先、谭卓民、许引经、林树灿几位先生陪同前去，沿途经过大片大片的椰子林和架得高高的菲律宾人的乡村小屋。我们的车一直向南走，那些苍翠的树愈来愈浓密，穿过炽灼的热带的阳光和风景，天空飘荡着大片银白色的云，原野中闪耀着奇彩，耳旁有同伴的声音对我说：

“也许这就是你诗中的世界了！”

但我却暗自后悔，后悔我那篇《七月的南方》的长诗写得太

早了！（但那天并没有一个人窥知我这份后悔之情，因那天再没有第二个人是属于缪斯的。）如果我能在写那首长诗前到过这缤纷和灼热的“千岛之国”，我将使我的诗里洋溢着热带的色彩，蒸发出海洋的气息，且涂抹真正属于南方的灿烂的阳光，那是以吕宋岛为起点而直向南方走去的“南方”。

车抵目的地后，慢慢蜿蜒而上，于是我们从海拔 2000 尺高的塔格特山脊上，俯望那笼罩在薄雾和微雨中的塔尔湖。湖心隐约可见二三小岛，水碧似琉璃。那天马尼拉的气候原极闷热，一阵清凉的雨使 60 里外的湖山格外美好，那湖溢满了静谧，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氤氲，使我油然而兴要去那儿隐居的愿望，而且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生于 19 世纪后期的爱尔兰大诗人叶慈的《湖心的茵岛》来：

我就要动身前去，去到那湖心的茵岛，
用泥土和枝条，结一座小小的茅庐；
我要种九行豆畦，搭一个蜜蜂的窝巢，
然后独隐在蜂吟的深处。

我要在岛上享一点清静，因为清静缓缓地降落，
从早晨的面纱上降落到蟋蟀低唱的地方；
那儿子夜是一片朦胧，正午是一派紫色的闪烁，
而黄昏飞满了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前去，因为白天和黑夜，往往
我听到湖水轻轻地舐着湖边；
无论我站在路上，或是在灰色的行人道旁，
我总在内心的深处把它听见。

（余光中译）

就像诗中所描绘的一样，那湖心小岛梦一样地在招我，而同伴们像述说神话似地对我们说：

“看最前面的那座小岛是一火山口，最近的一次爆发在 1911 年，那次死一千多人，造成了可怕的丧亡……”

我不禁暗暗地战栗起来，这样美丽如梦，如仙境的地方竟有如此可怕的潜藏。于是我忽然又异想天开地想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这安静如睡眠中的湖山又会突然地爆炸开来！啊！那时，那时将如何？”

然后我们去附近的观光旅社小憩，从旅社的庭园观赏另一角度的塔尔湖，并为距离外的岛与湖留下影子，然后我们回返马尼拉，把岛和湖留在塔格山脊下。一个月以后，我回返祖国重又进入日常生活的繁忙中，遂把岛与湖留在更远距离的异国了！

此刻是 9 月 28 日下午，我忽然听得一位女同事说：

“菲律宾有一个火山爆发，死了二千多人，沉没了两个村落。”

“在菲律宾什么地方？”我迫不及待地问。

“不要是那美丽的‘湖心茵岛’啊！”我若有预感似的。

翻开报讯，几乎每一份大报都以或多或少的篇幅，刊载了这件大事。我拿起这些报纸，一字一字地仔细读着，虽然到了下午我已是第四遍读着这个消息——我已经读过四份有关它的报纸，一份深深的幻灭与无常的感觉袭来。……

那是一只深夜里飞翔的“大鹏鸟”首先发觉那可怖的景象的，那巨人似的火山出其不意地于深夜醒来，先是缓缓地翻动身躯，突然一声怒吼，声震霄汉，张口喷出了一个大火球达一万尺高，随后热滚滚的岩浆如水从火山顶向四方流淌，像那硕大巨人额上的汗流成河，火星雨急遽地下着，煮开了湖水，昔日宁谧的湖水也掀起了凶险的巨浪，那通常美丽的蓝眼睛遂一片混浊。四周的湖水不断注入山口，随又跟着每次新的爆发，热腾腾地喷向天空，窒息的黑色烟雾笼罩着大半地区，那是死亡的阴影，两个村落很快地沉落湖中，无数的人畜也葬身此沸流中，黑暗中人们

仓皇逃奔，但多数都逃不出它的烈怒，有些为四射的火星击毙，有人为电殛死，有人为岩浆烫伤，有些为浓烟窒息，更有数百人因小艇翻覆而翻落湖中。在那种景象之下，人无告得就如柔弱的小蚂蚁，那时塔尔湖山就像一座燃烧着的硫磺火湖，要张口吞噬所有靠近它的生命！

塔尔火山为世界最低的火山，火山口位在塔尔湖心的一小岛上，高出海面仅四百尺，这座火山整个的高度为 984 尺。据说住在这座火山岛屿上的居民约二千人，在这次可怕的爆发后恐甚少有望活命的希望。湖长 27 公里，阔 17 公里，沿湖约有一万居民，在爆发后已作集体性的疏迁，事发后菲律宾航空公司的驾驶人员说：在我们曾经到过的那俯瞰塔尔湖的塔格特山脊上，曾见一列长长的军队蠕蠕地移动，那原是一条风景幽美的公路，此刻也因二千尺下面喷出的泥砂与岩浆而弄得一片泥泞，完全一幅凄凉的景象！

由于火山岛四面环湖，故居住其上的居民，在火山爆发后，甚少能逃出一条生路（我不懂为何有这许多人愿意冒险居住在这样的火山口上）。初步估计，这次的爆发较 1911 年还严重，也许此后，菲律宾政府将宣布此处为无人地带——那湖心小岛实在应该宣布为禁止居留的地区，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危险的住处。

若干年后，当我们之中再有人去大雅台观光时，将有人指着 2000 尺以下的“湖心茵岛”对他说：

“看最前面的那座小岛，是一火山口，260 年来它已爆发 11 次，最后也最剧烈的一次是在 1965 年 9 月 28 日凌晨 2 时 30 分，当时喷出火焰高达万尺，24 小时后续有新的爆炸，那次先后有二千人丧生，山麓有两个村庄泻落湖中，无数村镇、农田遭殃。自那次空前的惨剧发生后，当时的总统马嘉柏奉立刻宣布此处为无人地带，从此这火山岛上便没有居民了。”

极目望去，那“湖心茵岛”上一片死寂，弥漫浓厚的氤氲，静寂得确似没有人间足迹的仙岛，潜伏着恐怖的令人战栗的美！

1965 年 12 月

写不成的春天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今年宝岛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早在年夜前就已经“立春”了。这样使得我们那有着根深蒂固美丽传统的“年”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春节”。春阳像一件金黄色丝质短棉袄那样地轻软舒适，太温存的风逼得我们不得不把另一件人工缝的棉袄脱下。不等元宵的花灯落尽，真正的花朵就像患了流行性感冒般地一群接一群的笑了起来——当然最先笑闹的是山径道旁天真无邪的杜鹃花姑娘，接着端庄的梅花以及忧郁的樱花也都感染了她们的喜悦，然后是灼灼其艳的桃红。也许她们是故意地要和那些巧夺天工的各式各样的花灯别一别苗头；却害了我们司“美”的当局，匆忙中不得不提早宣布花季的来临，于是络绎于途的赏花人，像不慎被打翻了蜂巢的蜜蜂一样骚动了起来。

“春天，可爱的春天啊！”忽然想起了前人歌颂春天的句子，虽然这样的句法未必高明，但我们却不能否定人们对春的喜爱。在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把“春”和“福”字并贴，似乎“春”字本身就是一种祥瑞。它一来到，大地便充满了生的欢情，煦风、暖阳，触目全是怡人的青翠，诸般颜彩都凝成了花朵的形象，空气里溢满了各种鸟鸣和芬芳。举凡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没有一样不令你感到愉悦和惊喜的。怪不得唐宋词人的作品里，描写春天的远较其他的季节都多——翻来翻去都是妩媚的春光，偏又染上动人的哀愁：“春色为谁来，枝上半留残雪。”“花信来时，恨无人似花依旧，又成春瘦。”“绿杨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无论早春、仲春，都免不了柳絮样的轻愁或忧郁，及至暮春，愁绪就更如花阴般地深了：“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苦恨春醪如水薄。”“牡丹花谢

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燕飞春又残。”“落花深，芳草暗，春到断肠处。”于是春的生命就真的像断了似地令人悲泣！使人奇怪的是古代的词人们，较少写春天的欢愉，以及那一片欣欣向荣的生意；至少很少人能把春天的美和欢愉表现得比“伤春”、“惜春”更动人的。所谓“三分春色二分愁”，这是否正合着那句“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写”的道理，抑或是古代人特别工“愁”？

岛上虽说四时如春；可是真正的春季又觉缺少什么似地，缺少什么呢？桃花流水，依依垂柳，莺语燕呢喃，以及暖风十里的江南春色，有一种说不出的妩媚令你眷恋。也许由于景物不同的缘故吧？就拿杨柳来说，这构成大陆春天那种特有气氛的植物，真所谓“家家流水，户户垂杨”，就像这儿山径原野杜鹃花一样普遍地生长着，好像是春天的灵魂一样，用她的柔美统摄了整个春季，从早春初发时那嫩绿鹅黄的一点，到暮春时的满城飞絮，在在都是诗人吟咏不绝的题材。他们把细细的柳枝和春雨相连，将垂柳的袅娜之姿比作春天的娇慵无力。而杨柳的整个生命似乎已成为春的代表了！无论是早春初发时的喜悦，或是到了莺啼花落春老时的哀愁，全被古人刻划得丝缕无遗，这样后人连摹拟的余香都得不到了！

我也曾试想着想要写一出欢乐的春天，当赏花人带回一城蜜意和花香的时候。那如酒的阳光和浓厚的花香，使我有欲诗的愿望，却必须稍稍等候，等我先将身边乱草般繁茂的琐事清除，心灵的空间才能让出来为诗！但暖融的太阳，它不能等待，它就这样一个劲儿地往上爬，热热烘烘的三个响晴天，烤干了我心中的蜜意，春已跑得不见踪迹……

亚热带宝岛的美是属于盛夏的，高高的椰子林，艳美的阳光，奔腾的海水予你的太丰富也太壮阔了，就别在椰子林里寻找桃花，在海洋的风暴中寻找小桥流水。面对着海洋夏季的长时光，去学习斧斤的力，雄厚的美，去酝酿一些属于真正夏季的辽阔与磅礴；那么即使春光不似昔日，或写不成春景又何妨？

1970年4月